

私思惟攝受正法已竟我今欲向罽賓國受

三昧樂世尊所記罽賓國是第一坐禪處是

時舍那婆私即往彼處入於石窟受三昧樂

有清淨涼風以吹其身即得阿羅漢果受解

脫樂而說偈言

著舍那婆衣

觸五種三昧

於最勝山中

端坐入禪定

令風中出聲

遍告罽賓國

是舍那婆私

今已得道樂

以清淨自誓

得無漏解脫

今舍那婆私

自說如是偈

阿育王經卷第八

阿育王經卷第九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品第八之一

虎子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大醍醐山那哆

婆哆寺去寺不遠有一虎生子不能覓食飢

廿五餓困苦即便命終優波笈多以精進慈悲與

虎子食優波笈多有五百弟子未得道果白

十四其師言云何乃與難衆生食其師答言善男

子爲解脫因故彼弟子聞心生疑恠難處衆

生云何而得解脫因緣彼諸虎子壽命短促
將欲近死優波笈多語虎子言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爾於我所當生信心
於畜生道應生獸離時彼虎子於長老所心
生信敬生信敬已即便命終於摩偷羅國生
於人中乃至七歲優波笈多教化令其出家
於七年中得羅漢果以神通力採種種華供
養優波笈多是時優波笈多與諸弟子而自
闡達羅漢弟子從空中來即住其前彼未得
道五百弟子白其師言此我同學其年尚少

云何已得神通功德時師答言此是先虎子
汝先所問云何與此衆生食者爲見我聞法
故今得此果時優波笈多即爲五百弟子說
法於是五百弟子深生慙愧斷除煩惱得阿
羅漢果

牛味因緣

卷五

十五

南天竺國有一男子於佛法出家常畏生死
而不得涅槃生心念言誰能說法教化於我
若有人能說法教我當得涅槃其聞摩偷羅
國世尊所記教化最勝弟子名優波笈多聞

已往摩偷羅國至優波笈多處到已禮足合掌白言長老佛已涅槃長老今者應作佛事爲我說法是時優波笈多見其後身畏生死苦復見其身從遠處來羸瘦疲極語言善男子消息汝身其本所食唯食乳酪摩偷羅國

有種種飲食而無乳酪優波笈多教其從別路行彼路中遇見衆多女人持乳酪漿酥等欲從他國入此國彼諸女人即問長老何故羸瘦答言姊妹我生南天竺恒食乳酪此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無有乳酪是故羸瘦時

彼女人於數日中人人各與乳酪酥等令其肥壯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彼勤精進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語言汝取一籌著石窟中即便受教

南天竺人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人姓他婦恒往他家其母不聽而語之言若人爲此惡行則無惡不作其人生瞋即害其母害已往至他國至彼國已不得具足五欲以不得故深生憂惱即於佛法出家通達三藏成就多聞與諸弟子圍繞

共至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優波笈多處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之見其害母以罪重故不能見諦不得道果雖復遠來不相慰問時彼比丘心懷羞愧從此遠去優波笈多五百弟子未得道者見是事故於其師所不生歡喜作是思惟和尚少智見老比丘其心闇鈍^{賢五}而爲說法今此比丘聰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屬隨從而不爲說是時優波笈多見弟子意於其起瞋又見其心應爲和尚舍那婆私教化降伏是時舍那婆私住罽賓國觀優波笈

多其今教化作佛事不即見其五百弟子心生瞋惱不敬其師見已思惟優波笈多何故不教化之又復深觀見其非是優波笈多之所能化應是我化時舍那婆私以神通力往至彼寺優波笈多遊行出外舍那婆私即入其寺鬚髮皆長其衣麤弊優波笈多諸弟子等見已說言無知老人從何所來入我師寺前聰明比丘通達三藏和尚尚不爲其說法汝今老鈍豈當爲說是時舍那婆私入寺已於優波笈多眠處坐優波笈多弟子見已而

瞋以手曳之而不能動猶如須彌即欲罵之而聲不出乃至白優波笈多言有一貧老比丘入和尚寺坐和尚牀優波笈多答弟子言除我和尚無有能坐我牀是時優波笈多還寺已以最勝恭敬供養和尚舍那婆私取第五小牀於師邊坐乃至優波笈多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尚師然其智慧猶不及我和尚時舍那婆私見其意即便思惟云何方便爲彼除慢見已自舉右臂手出牛乳告優波笈多善男子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和尚言

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尚語言名龍頻呻三昧第二時復更出乳復問言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尚語言此名青和合覺支三昧乃至廣說諸三昧優波笈多語和尚言是我智慧境界和尚則說非我境界則不說之乃至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是三昧佛智受持辟支佛不聞其名是三昧辟支佛智慧受持舍利弗不聞其名是三昧舍利弗智受持目犍連不聞其名是三昧目犍連智受持摩訶迦葉不聞其

名是三昧我和尚智受持我不聞名舍那婆私又言善男子我涅槃時此三昧法一切皆失又世尊本生有七萬七千名亦復皆失一萬阿毗曇法亦復皆失是時優波笈多諸弟子聞此懊惱即便思惟此比丘智慧勝我和尚即減惰慢舍那婆私教化說法彼諸弟子悉得阿羅漢果爾時長老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和尚入涅槃和尚付我入涅槃我今付汝當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護於

此摩偷羅國有人當生名繕徵柯其當出家此法藏當付之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法藏竟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四威儀入火三昧入三昧竟有種種華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其身端嚴譬如山一邊出水一邊出火舍那婆私以種種神力令諸比丘及諸檀越心得開解作是化已即入涅槃如水滅火是時優波笈多及一萬八千阿羅漢弟子供養其身爲作塔廟

廿天竺人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北
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世尊法中出家多聞智
慧通達三藏說法美妙在在至處一切諸人

請其說法即爲諸人三種說法常自思惟誰
能爲我說法令我得道其間摩偷羅國有比
丘名優波笈多無相佛教化第一佛之所記
聞已往彼國至那哆婆哆寺到優波笈多所
說言世尊已涅槃長老今作佛事爲我說法
即說偈言

佛有大慈悲 已入於涅槃 汝今作佛事
世間癡育冥 汝作智慧光 如日明照世
世間無餘師 唯汝以爲師 化弟子最勝
長老應化我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其心見其最後身深
畏生死何故第十五前身而不得聖法即見其緣未
具足故優波笈多爲其作緣令得具足又見
其心樂欲坐禪不欲說法優波笈多語言善
男子若汝能受我教我當爲說彼答言我當
如是優波笈多言汝今當說三種法彼又問

云何修多羅我應當說優波笈多言於多聞五功德一者陰方便二者界方便三者入方便四者因緣方便五者說法化人不待他教我已教汝說三種法乃至次第說法說法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窟中

提婆落起多

翻護天因緣

是時天護商主住陸求那國常樂布施於佛生信欲往入海而作師子吼若我從海安隱得還我當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乃至一切諸天聞其語而受持之其國一切無不聞知

說言天護商主作師子吼我從海還當於佛法作五年大會是時有一阿羅漢比丘尼住彼國思惟觀察天護從海安隱還不即見其人安隱得還復見其還已於佛法作五年大會又見會時幾僧和合即見其數一萬八千

皆阿羅漢學人倍多凡夫無數於彼衆中誰爲上座即見上座名阿婆陀星復觀阿婆陀上座爲是阿羅漢爲是阿那含爲是斯陀含爲是須陀洹即見上座是凡夫人又觀其人爲精進爲懈怠見其精進即便思惟欲往問

之爲欲自益爲欲益他見其自作利益乃至
羅漢比丘尼至彼僧伽藍至已次第從上座
禮而說言大德汝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
何以我爲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
年少比丘剃除鬚髮乃至剃竟比丘尼復更
思惟此大德解我語不即見大德不解語意
第十五
復至僧伽藍次第禮拜說言大德汝不端嚴
上座思惟我已剃鬚髮竟云何猶不端嚴復
更觀身見其衣服麤弊喚年少弟子更浣染
之染治既竟著已端坐比丘尼復更思惟大

德解我語不即見大德不解其意乃至三過
羅漢比丘尼復至僧伽藍次第禮拜說言大
德不端嚴乃至大德生瞋我已剃鬚髮及浣
染衣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白大德
言云何以此爲佛法莊嚴若得四果此爲佛
法莊嚴復次大德聞商主天護作師子吼我
從海中安隱得還當於佛法作五年大會不
大德答言聞復問大德知彼會時衆僧數不
答言不知比丘尼自說會時僧數有一萬八
千阿羅漢學人復倍凡夫無數大德是凡夫

爲第一上座在羅漢衆中先受供養是莊嚴
不大德聞此語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
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而
說偈言

如來法可見

費五

無有於時節

欲得於解脫

一切時與果

復次大德當往那嚩婆嚩寺彼有比丘名優
波笈多佛之所記我弟子中教化第一是時
長老比丘次第往至摩偷羅國那嚩婆嚩寺
優波笈多見長老來即出迎之語言大德洗

足消息比丘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多
時優波笈多弟子語言大德此即是優波笈
多來迎大德比丘聞已心生歡喜即便洗足
優波笈多即教化之爲覓檀越洗浴飲食種
種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
禪處乃至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禪處是時
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而便睡眠時維那取
燈以置其前而復彈指比丘覺悟便欲捉燈
時優波笈多入火三昧如是一萬八千阿羅
漢悉入火三昧比丘見已心生歡喜而說偈

言

一切諸比丘 跏趺坐於地 璧若於盤龍
光明如燈樹

乃至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
惟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還其本國阿羅漢
比丘尼見比丘已至往僧伽藍禮拜說言今
日大德莊嚴比丘答言姊妹以汝力故乃至
商主天護安隱海還作五年大會是時會中
一萬八千阿羅漢和合學人一倍精進凡夫
無數大德上座爲天護呪願多跋多柯提跋

多柯鷲婆跋多柯鷄跋耽婆鼻婆底乃至五
年功德究竟亦如是呪願商主天護問上座
世尊種種說法上座所說多跋多柯提跋多
柯鷲婆跋多柯鷄跋耽婆鼻婆底而無有異
上座答言善男子我思惟汝功德呪願於過
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爲商主經營大舶入海第五
取寶令滿此舶還閻浮提是時海中遇大風
吹舶令墮沙海我等爲毗婆尸佛正覺聚沙
爲塔以珍寶物供養此塔是時諸天及諸帝
釋示我道路我等即復裝揀大舶天人語言

七日有大水來當將汝船入閣浮提乃至七
日有大水來將我大舶入閣浮提以我作此
沙塔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以是因緣
我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一萬八千阿
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於三寶所已
作供養是故我說呪願多跋多柯翻從是時是跋
多柯翻是時是鷲婆跋多柯翻從是時是鷲跋耽翻是時是
鼻婆底生復次善男子生死苦無窮汝嘗於
佛法出家乃至天護出家得阿羅漢果
我見婆羅門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嚩婆嚩寺摩偷羅
國有一婆羅門常起我見問佛弟子言有人
可造生死不佛弟子答言婆羅門當往那嚩
婆嚩寺彼有比丘名優波笈多常說法無我
時婆羅門往彼寺優波笈多爲四衆說法優
波笈多見婆羅門說無我偈
第五
世間無有我亦復無我所無人無壽命
唯有生死心
是時婆羅門聞說無我法我見即斷於優波
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婆羅門精

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婆羅門已作所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睡眠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有一善男子依優波笈多出家常好睡眠優波笈多說法亦復睡眠時優波笈多教其往坐禪處至已樹下跏趺而坐猶故睡眠乃至優波笈多以神通力於其四邊化作深坑深一千肘以驚怖之是時比丘見此深坑即便驚覺時優波笈多復化作路令其得行是時比丘隨

路而出徃優波笈多處優波笈多復令其徃至彼住處比丘答言和尚彼有深坑深一千肘優波笈多答言此深坑小生死深坑最爲廣大所謂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人不知四諦則墮其中是時比丘復徃彼樹下跏趺而坐其心思惟恐有深坑不復睡眠以怖畏故思惟精進除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給事人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有一善

男子東國人於佛法中出家能爲給事所至
寺處諸比丘等令其作給事諸比丘言若有
禮越至汝處者汝當教化令其作功德乃至
給事教化疲極思惟言誰能爲我說法教化
寶五
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所記教
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即往其處至已禮足合
廿四
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
說法時優波笈多思惟見其最後身能畏生
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未足
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若使更爲給事因緣當

足復見疲極不作給事優波笈多言善男子
若隨我教當爲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
汝當於衆僧更作給事答言大德我於摩偷
羅國人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汝
能早起入國不答言能入比丘又問此寺衆
僧其數有幾大德答言有一萬八千阿羅漢
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是時彼比丘即爲
一切衆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
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是時
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

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禮已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爲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爲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爲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語言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衆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乃至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衆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作功德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工巧因緣

爾時東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善能工巧在所至處一切衆僧令其造作寺舍屋宇日日不息生大疲極即自念言我欲坐禪思惟佛^{廿五}已說一切比丘應坐禪修道不得放逸即自生心誰能爲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即徃其處禮拜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

見其更爲工巧因緣當足復見其疲極不能作工巧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爲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當於彼起寺佛已說此言若有地未起寺處若人於彼能起寺者當得梵功德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善男子汝能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不答言如是乃至早起持鉢入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

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爲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爲欲聞法而優波笈多語我若有地未起寺處汝當起寺我今不知摩偷羅國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言大德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爲比丘種種辦具是時比丘與長者有未起寺處欲爲起寺共長者捉繩量度繩未至地即於其中思惟所作功德除一切煩惱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室中

飲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爲貪食故不得聖道時優波笈多言我明日當與汝食至明日以一器盛滿糜一空器屏置其前而語言汝當取食令此器空又語言使此糜冷稍稍食之此比丘以貪食故而欲多食又以口吹令冷如是一過二過

白和尚言我已冷竟優波笈多復言汝雖能令乳糜冷而汝心有欲愛火熱汝復令冷汝貪欲熱以不淨觀爲水除此心熱若愛飲食當如服藥時此比丘食此糜竟即便吐出滿

於空器優波笈多言汝當食之比丘白和尚此吐不淨云何可食優波笈多復語言汝今當觀一切法不淨猶如涕吐時優波笈多即爲說法聞法竟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少欲知足因緣

廿五

廿七

時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少欲知足不樂榮華不以酥油摩身不湯水浴不食酥油常畏生死爲四大無力故不得聖道即生心念誰能爲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比

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
第一即往其處合掌禮敬說言大德佛已涅
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

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

即便見其四大無力故常樂羸惡不願榮華
時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當隨我教我當爲
說答言如是優波笈多爲其教化令諸檀越
設種種飲食洗浴衆僧又語年少比丘汝當
爲此比丘洗浴時年少比丘以酥油摩其身
以湯水洗浴食時至以種種美食與之是比

丘食竟數日之中身有氣力是時優波笈多
爲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
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羅刹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男子啓其父母求欲出家往
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白言大德我得佛法
中出家作比丘受具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
修行梵行優波笈多見其於身爲愛所縛語
言善來我當與汝出家其人聞已禮長老足
欲還其家即於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家或

有留難不得出家於其路中有一神廟便在
中宿優波笈多即以神力作二羅刹一持死
屍入於廟中一則空往既入廟已共諍死屍
一言我得此屍一人言我得此屍於是二羅

刹互共相諍即不自決而問此人誰將此屍

來入廟耶此人思惟若我實言彼空來者必

當殺我若不實語將屍來者復應殺我乃可
受死不得妄語即語鬼言是彼將來時空來
鬼即牽其臂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助其牽掣
令得免脫又牽其脚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復

助牽掣令得免脫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經二
日後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爲其出家精進修
道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阿育王經卷第九

音釋

銳俞芮切 燥藥到切 燥與燥同 腹居例切 鷺烏于切 舶舶博切
海中切 捷所五切 磨拉皮切 剝昌列切

永樂北藏

阿育王經

第一二九冊